



钦定诗经注释

刘玉来

1222.7/155

秋瑾诗词注释

刘玉来



宁夏人民出版社

921393

秋瑾诗词注释 刘玉来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印数：1—16000 132 印张：12.25 字数：238千 精装：2元

198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书名：10157·161 定价：0.85元

序　　言

秋瑾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觉者，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她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反封建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秋瑾字璇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875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07年牺牲。秋瑾自幼就具有一种热情和倔强的性格，她不满封建礼法，即使在她丈夫纨绔子弟王廷钧百般虐待和凌辱下，她也从未屈服过。秋瑾真正开始接受新思想，是在1903年以后寓居北京期间。由于清统治者的无耻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对她的刺激，及封建家庭对她的压迫，促使她在“其奈势力孤，群材不为助”（《失题》）的情况下，“因之泛东海”（《失题》），于1904年初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封建家庭，走上了去日本留学革命的道路。

秋瑾不但以一名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著称，而且由于她从小受到良好的培养，所以在文学上，尤其在古典诗词上有着较深的造诣。秋瑾的诗词后来被编入如下几个集：王芷馥《秋瑾诗词》（简称芷馥本），刊于1907年，收诗87题，词

38阙；王绍基《秋瑾遗集》，刊于1929年7月，收诗14题；王灿芝《秋瑾女侠遗集》（简称灿芝本），刊于1929年10月，收诗110题，断句8句，词29阙。1960年在芷馥、灿芝本基础上，并参照“影印秋瑾亲笔字据”、“秋女侠冤狱汇案”（简称《汇案》）、“秋雨秋风”（简称《秋雨》）、“越恨”、“秋瑾史迹”（简称《史迹》）、“白话报”（一、二、三期）、“女子世界”（二卷一期）、“中国女报”（一、二期）、“小说林”（第五期）、“神州女报”（创刊号）等，由中华书局编辑了《秋瑾集》，共收诗123题，断句8句，词39阙，并对有些诗的真伪进行了鉴别。1965年该书再版时，又据1910年龚宝铨《秋女士遗稿》（简称龚本）和1912年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印行的《秋女烈士遗稿》（简称长沙本）进行了补校。现在这本《秋瑾诗词注释》便是在1965年《秋瑾集》本子基础上完成的。

秋瑾诗词可从1904年她去日本留学作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大都写得较含蓄。作者往往借吟花咏月寄托她刚正不阿，孤标傲世的情怀和抒写离愁别恨，形影相吊的苦闷。例如有些托物见志的诗句，就表现了她对封建家庭的不满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坚强性格，象“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残菊》），“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秋海棠》），“夭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菊》），“标格原因独立好，肯将富贵负初心”（《梅》）。再如象“百结愁肠郁不开，此生惆怅异乡来”（《九日感赋》），“岁月尽教愁里度，

妆梳半为病中慵”（《送别》），“十分惆怅灯无语，一味相思梦亦叹”（《梧叶》），“惆怅寸怀言不尽，几回涕泪湿衣裙”（《寄程妹》）等，则表现了诗人与亲人离别的苦衷和缠绵不尽的相思之情。

秋瑾早期诗歌中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悲伤、忧苦而傲世的格调，主要是由于她遭遇了“狼暴残忍无信义”的封建家庭，尤其是与“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袴之恶习”的王廷钧的结合，以及她不屈不挠的性格造成的。这一时期的诗大都委婉含蓄地倾吐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及其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怀，而缺乏积极向上，鼓舞人们去战斗的激情，这是因为她尚未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中去，她的思想基本上还是沉溺于个人的“性难谐俗”的范围中缘故。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秋瑾前一时期的诗作也并非一概如此。比如前期有些诗作中也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革命的倾向。象当八国联军的侵略魔爪伸进我国北方领土时，她激于深厚的爱国心情和强烈的以武装救国的愿望，写了《杞人忧》一诗。其中诗人为自己被封建礼教和家庭所束缚，不能披甲戴盔，上阵杀敌而深感忧虑，诗中表现了她强烈的爱国热忱。又如她在1890年曾写过的《题芝龛记》八首，诗中的“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忠孝而今归女子，千秋羞说左宁南”，“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等豪言壮语，就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对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进行了颂扬。尤其是在《满江

红·小住京华》中她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她义愤填膺地倾诉了妇女地位的低下，歌颂了妇女的爱国热情，抒发了要求男女平权的胸臆。

秋瑾东渡日本留学以后，她的诗词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纯熟了。而且由于她有着旺盛的革命斗志、豪迈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炽热感情，使她的诗词大都激烈高亢，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一时期它的内容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鼓吹革命，号召人们起来抗敌救国。

由于秋瑾此时直接参加了革命斗争，所以在她的诗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宣传革命，挽救时局的内容。在《感时》中她说：“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诗人用沉痛的笔调写出国破家亡时自己的惨痛的心情，表达了她要抛弃个人的一切，奋力救国的壮志，号召在沙俄妄想把东北变成“黄色俄国”，日本也对东北、远东贪婪觊觎，大好的中国真似危巢一样即将颠覆之时，一切有骨气的人，都应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另外象“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家国”，“此身拼为同胞死，壮志犹虚与愿违”，“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这类宣传推翻清朝统治，光复祖国的诗句，大都意气风发，气魄雄浑，悲壮淋漓，具有鲜明的战斗力。在《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功之鸿爪也》中，她说：“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休教他人锁键牢，从此沉沦汉世界。……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为了祖国免于灭亡，

诗人歌颂了为国献身的精神。她劝告蒋鹿珊要抓住时机，不怕牺牲，用鲜血洗去祖国的耻辱。秋瑾对祖国有着十分强烈的爱，对敌人有着十分深切的恨，因此她的诗确实淋漓悲壮，荡人心魄，有着极其强烈的鼓动力和感染力。如《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表现了作者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她轻视金钱，不贪图享受，她所要的是革命的武装，和激发自己为革命事业战斗的美酒。她把为革命而流的鲜血看成是永不枯竭的碧涛，这碧涛汹涌澎湃，是能够冲垮清朝腐朽统治的。诗没有感伤和哀叹，它燃烧着仇恨的烈火，闪烁着犀利的锋芒，它是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起着激荡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又如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日俄战争”，夺取了库页岛南部，取得了我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权益。中国的领土在一天天地沦丧。1905年6月，秋瑾去日途中见到一张“日俄战争”地图，图中把中国的领土并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版图。诗人怒火难按，这时正值一个日本人向她要诗，于是她就慨然提笔写道：“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诗抒发了作者决心洒热血力挽乾坤的豪情，号召爱国的志士们起来挽救祖国的危亡。它迸发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热忱，字字句句慷慨悲壮，气壮山河，给人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

二、宣传用武力推翻清帝的统治。

由于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者以卖国求存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政权，那么在有强权无公理的列强称霸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所以，在秋瑾后期的诗词中，无论是送别、遣怀、相赠等诗大都充满了鼓吹武装斗争和反清复汉的思想。秋瑾认为要革命首先要反清，而且不使用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在她的诗中几乎凡涉及到革命的，总要谈到这个观点。象“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宣扬的就是使用武力挽救祖国。诗人在《宝剑歌》中曾明确地提出了“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的观点。诗人认为除开使用武装斗争，世界上的黑暗、污浊还能依仗什么力量去清除呢？（“除却干将与莫邪，世界伊谁开暗黑？”）所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武装，不依靠什么“公理”，而要用枪杆子。（“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咏剑说明了“诛暴”、推翻清统治者必使用“三尺剑”的道理。诗跌宕奔放，一气呵成。另外，在秋瑾的代表作《宝刀歌》中则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她使用武力推翻清朝，复兴中华的主张。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

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百年国史之奇羞！”

诗首先从祖国的衰败孱弱写起，指斥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接着说革命者拯救祖国要“誓将死里求生路”，使用武装斗争取得胜利，而且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洗雪国耻，光复祖国。诗人对“宝刀”进行了歌颂，说宝刀（武装）不但可以赶走侵略者，拯救国家，而且可以赢得世界和平，推翻清封建统治。为此诗人主张“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来“澄清神州”。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一洗数千百年国史之奇羞。”诗的语言畅快淋漓，气魄雄伟，悲壮感人，反映了诗人决心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但是由于诗人被时代和本身的阶级地位所局限，因此诗中充满了个人英雄史观，它过分夸大了个人力量，而低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象这样主张用武力推翻清统治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在《吊吴烈士樾》中表现得更为激烈。革命党人吴樾因谋炸清朝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而壮烈牺牲了，秋瑾闻讯在悲愤中写了这首诗。诗人

痛责清政府不抵抗帝国列强的侵略，号召人们赶快觉醒，推翻封建统治，不能再“低头异族胡衣冠”。她鼓励人们要发扬“拼把头颅换凯歌”的精神，武装起来把“积耻从来速洗清”。诗人赞扬吴樾是“百炼刚肠如火热”，“爱国已忘身”的男儿。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打破”了“从前奴隶关”，“惊回”了“大地繁华梦”；是他，奋不顾身“杀贼计先除羽翼”，“拼把头颅换凯歌”。诗有叙事，有评价，有抒情，言辞沉痛、悲壮、豪放、激越，有着惊神泣鬼的感染力，有力地启发了后继革命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斗志。这在当时是有一定意义的，决不同于辛亥革命后的所谓“大汉族主义”。

三、宣扬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权。

秋瑾在去日前就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不满。她从来不甘心做低人一等的女子，不甘心居于男子之后，认为女子一样能掌管国家大事。因此对于封建的礼教，她藐视，她憎恨，从不服。她希望妇女能和男子平等，为此她多次在诗歌中表示女子有着超男子的智慧与勇力，英雄中也有女子。从事革命后，她更加努力宣传妇女解放，而且把争取妇女解放和革命救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起来，肩负起救国的重任。这里特别应提及的，是秋瑾的《满江红·肮脏尘寰》一词。这首词以大无畏的气概抨击了男权的封建社会，为广大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鸣不平。她指责那个世道是“肮脏尘寰”，认为在这“肮脏尘寰”中能有“几个男儿英哲”？然后她又信心满怀地认为“只有娥眉队里”才“时闻

杰出”。她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由，为国洗耻，并呼吁妇女要为民族的振拔而奋斗，不要追求个人的享乐。特别是她认识到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肉体的摧残，因而要妇女把“弓鞋三寸”的枷索打碎。这同早年她津津乐道于“步苍苔赌印双弓迹”（《金缕曲·送季芝女兄赴粤》）的思想，有了一个天壤的变化。

秋瑾无论在遗怀或是和女友赠答的诗中，总是极力抬高妇女的地位，激励妇女们争取解放，投身革命，而且处处体现出一种怒目金刚式的飒爽英姿的女中豪杰风貌。如《鹧鸪天》一词：“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诗人写自己在祖国遭到豆剖瓜分之时，万里乘风“自携书剑去扶桑”（《题乐天词丈春郊试马图》），是因为“金瓯已缺总须补”。她那不怕关山险阻，不怕牺牲，时刻准备上战场杀敌的形象，给当时的广大妇女确实树立了一个爱国的巾帼英雄榜样。

另外，在写作艺术上秋瑾诗词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由于作者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故此使她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担忧着它的升起和没落。因而她的诗中大多洋溢着炽热的革命激情，反映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清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现实。同时，作者为了在诗中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抱负，所以往往又采用夸张和浪漫主义的手法。例如她表现自己以“匡济艰危”为己任的英雄救

国气概时，就说“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在表现人具有非凡的演说才能时，就说“海人思涌粲花舌，化作钱塘十丈涛”（《赠蒋鹿珊先生言志且为他日成功之鸿爪也》）；在表现奋力救国视死如归时，就说“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在表现自己有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革命魄时，就说“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失题》），“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宝刀歌》）。象这样雄奇瑰丽的想象，豪情纵横的诗句，为秋瑾的诗词大大地增加了色彩和光辉。另外，秋瑾诗词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它语意明白、晓畅。总之，秋瑾诗词是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也是个很好的借鉴。

秋瑾诗词中既然反映了她的思想，所以除了表现出她思想积极的一面外，由于秋瑾受到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诗中同时也流露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政治上所不可避免的弱点。如有些诗中表现出她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象《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中说“明治天皇雄武姿，独立精神寒鉴齿。奋发神威不可当，投袂扫穴噬贪狼”。对日、俄这场狗咬狗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加赞扬。作者错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与沙俄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是“唤起国魂强宗类”，而且作者竟然“几欲起舞乘风去，拍手樽前”为战胜的日本帝国主义“唱凯歌”！这些都显示出了秋瑾对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错误认识。其次，在秋瑾

的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把推翻封建清政府同狭隘民族复仇主义相揉杂的现象。如在《吊吴烈士樾》中，她把推翻清政府的反封建斗争，说成是“报仇直以酬祖宗”的民族复仇，是为了“洗清”“积耻”，“不教黄种终沦灭”，这样就冲淡了诗的反封建的思想。又如“金甲披来战胡狗，胡奴百万回头走”（《秋风曲》），“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阙题》），“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就更把民族复仇当成了革命的主要目的，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反帝斗争缩小在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范围里，从而减弱了诗的战斗力。另外，秋瑾同其他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一样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认为“同胞”“懵懵”，“祖国鼾眠如故”（《如此江山》），而只有先知先觉的英雄，才能“把乾坤力挽回”。因而在她的诗词中常表现出一种“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的目空一切，自命非凡和认为人民群众愚昧落后的观点。那么，当一旦遭受到失败或挫折时，她的情绪则往往一落千丈，怨天尤人，发出“呼告徒劳费齿牙”（《感时·二章》）、“中华偌大竟无人”（《柬志群》），“其奈势力孤，群材不为助”，感到“吾道例穷愁”（《寄徐伯荪》）和“秋风秋雨愁煞人”（《绝命词》）了。也正因为她认识不到革命的力量在人民中，故她常感到孤独悲观。象“棘手棋争一着难”（《柬某君·一》），“蛰龙无术起风雷”（《柬某君·三》），“樽酒悲歌泪涕多”（《感时二章》），就流露出一种无可如何的感伤情绪。

在秋瑾的诗、词中，诗的数量不但大大地超过了词，而

且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词。

秋瑾作为一个旧民主主义时代的先觉者，以她一往无前的精神，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的生命虽短暂，但却放射出了璀璨的光华，堪为后世的楷模。今天，我们学习秋瑾的诗作，继承她留与我们的珍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这本《秋瑾诗词注释》是我在工作之余陆续写出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和对秋瑾史料的研究和专题考证工作做得不够，注释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妥，甚至谬误之处，还望读者和专家给予指正。

本书在修改、定稿的过程中，多承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同志的帮助和鼓励，在此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承臧克家同志题签，对此深表谢意。

刘玉来

一九八一年于北京积水潭西畔

目 录

序言	1
诗	1
赤壁怀古	3
题芝龛记 八章	4
咏燕	10
去常德舟中感赋	12
残菊	13
春寒	14
杂兴 二章	15
分韵赋柳	17
梅	18
玫瑰	19
秋海棠	20
杜鹃花	21
芍药	23
桃花	24
兰花	25

黄金台怀古	27
踏青记事 四章	28
登宜月楼	31
春日偶占	32
读书口号	33
季芝姊以诗相慰次韵答之 二章	35
重阳志感	37
月夜怀故人	38
杞人忧	40
杂咏 二章	41
秋日感别 二章	45
春暮	46
望乡	47
风雨口号	48
喜雨漫赋	49
题松鹤图 四章	51
菊	55
剪春罗	57
惜弯	58
上陈先生梅生 索书室联	59
寄季芝 三章	61
白梅	63
寄程妹	65
秋雨	67